

「マネ！」肩膀上的尼子對善抗議著，善抓了抓頭，雖然已經找了兩天，但怎麼找尋，都無法找到那名訓練家。

「唉...我知道...嘛...」善走向前，蹲了下來輕輕摸著哭嚎著的六尾。「我們今天先這樣吧？明天再帶妳過來...」

話還沒說完，六尾垂著耳朵，淚眼的看著善，讓善又深深的嘆氣。

看了一下通訊器，離太陽下山應該還有一個多小時，但這個月已經請很多天的假...恐怕再請下去，會很難跟上級交代吧？

「...好吧...再一下下吧...」他伸手安撫不耐煩的尼子，大概是肚子餓了吧？畢竟年紀還小，善不怪她在這種時刻有這樣的反應，只默默的掏出巧克力棒給她。

大不了太晚的話，就請凱太郎跟西太郎帶大家下山，有晚餐當誘因的話，那兩個調皮鬼應該會安份多吧？

希望如此，善這樣想著。

「コン...！」聽聞還有找的時間，六尾又打起了精神，正準備繼續嗅聞的同時，她被善抱了起來。

「哪...高一點的地方比較好找吧？」善說著，稍微挪個姿勢，讓六尾已經有些帶血的前腳能夠舒緩些。「.....而且再晚的話，走散很危險。」

「コン.....」她輕輕的舔著善的手背——那是幾天前被她咬傷的地方，依舊還用紗布纏著，但已經沒有出血了。

「嘛，沒事，小傷而已。」輕輕的摸著六尾的頭，比起自己的傷，他其實更擔心六尾的狀況。

不可能活著了呀...

善清楚不過，受了如此重的傷，又被那喪心病狂般的瘋子攻擊著。假使真的逃過一劫，那種傷勢下也不可能撐到醫院。

「.....唉...」他嘆氣，繼續抱著六尾以及尼子走在山道上。

不知不覺四周已經開始昏暗下來，善看了看，單手抱著六尾，並從腰間掏出了兩顆球。

「.....凱太郎、西太郎。」正要下令，懷裡的六尾發出了不明顯的哼聲，善再次嘆氣，說道。「.....使用閃光。」

「マネネ！」尼子賭氣著的喊，善只能拿出最後一包餅乾遞給她安撫著，而六尾則是抬頭，淚眼的看著善，發出了開心的吭聲。

「.....只能再一下。」無奈，其實自己的體力也快達到極限了。反倒兩隻凱西，因為難得可以在夜晚的山路探險，顯得樂滋滋的，四周轉著幾個發光球體，繞在善的旁邊四處張望。「...別走遠，這邊走散的話，我就不理你們直接下山了。」

當然，只是說說的而已。

「マネ.....」尼子在善的耳邊碎念著，其實善一直都懂尼子想表達什麼，但他實在怕對六尾坦承的話，對六尾的打擊會過於龐大。

但，一直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。

不可能一直跟著六尾這樣瞎混下去，善清楚不過，假使沒有真正的面對真相，六尾只能一直處在希望以及絕望的迴旋裡頭跳脫不出來。

「.....六尾，妳的心情我很明白...但...」果然還是很難開口，善起了這頭後，感到後悔萬分。「.....妳的訓練家真的很了不起，真的。」

「コン...」她盯著善，六尾不懂為什麼善在這種時候突然提起這個——不，其實她懂，那是個她不願意去面對的結局，一個不願意去碰觸的真相。

「.....我...懂妳的心情。」善停下了腳步，他將面罩拉了下來，在凱西們的閃光照耀下，幾乎佔滿半臉的駭人的燙傷疤就這樣展露無疑。「...很後悔、很不甘心...很痛苦...」

甚至，想毀滅自己。

「.....嘛...連這群孩子都沒聽過呢...」深吸了口氣，善又繼續前進著，安靜的森林內，只剩善沙沙的腳步聲。

「.....我父親，因為我而離開人世了。」他盯著前方，幽幽的說著，思緒慢慢的回到了那一天——

年幼的善站在工廠裡面，四周的大火讓他不知所措。

現在剛好是假日，有來輪班的人本來就不多了，孤零無助的他，正處於火場中央，濃煙嗆的他咳個不停，眼前已經模糊了，但恐懼感讓他完全動彈不得。

「小一！終於找到你了！」父親的聲音從後方傳出，彷彿救命的稻草般，善回頭馬上跑往了父親的方向。

「嗚哇——爸...爸爸...」被父親抱起的他，忍不住的大哭了起來，但隨即被對方用衣物遮住了口鼻。

「小一乖，這邊煙很嗆，男子漢不能哭的對吧？我們快點離開！」帶著一貫自信的笑容，善的父親將善緊緊的抱在懷裡。

——懷裡的善好像想說些什麼，但這已經不是為人父的他要考慮的事情了。

本身就是木頭加工廠，大火延燒的很快，他必須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出路徑逃生才行。

出口的方向早就大火一片，倉庫那或許還有逃生希望吧？腦袋還沒理清前，身體已經先行動了起來。

通往倉庫的路一樣不好走，四周堆疊的木頭原料燒的正旺，父親將懷裡的善抱的更緊。

自己怎樣都無所謂了，只要孩子能出去就好，他心裡不停的祈禱著。

「爸爸——！！」善的一聲尖叫，讓他回過了神，他看向了善指的方向，但上頭搖搖欲墜的梁柱還是朝著他們垮了下來。

蹦框！



「唔...小一...你沒事吧？」撐著身體，梁柱的重擊以及燃燒的火焰，疼到令自己發昏，但現在最重要的是自己身下的兒子的安危。

「我...我沒...爸爸...爸爸...鳴...我...」已經嚇到說不出完整的句子，善泛著淚水不知所措。

父親勉強帶著微笑的看著善，他心疼著這10歲的孩子，必須面對這種衝擊的場景。

「唔咳...小一...聽好...」腳已經沒知覺了，或許在撐一下，連意識都會消失吧？父親撐著最後一口氣，輕輕的抹掉善眼角的眼淚。「.....你是...正義的英雄，對吧？」

「.....快...你快出去，幫爸爸求救好嗎？」要快...不然...

犧牲的，一個就夠了。

——善終於掏出了包包中巡邏用的手電筒，照亮了前方的道路，故事講到一半時，兩隻凱西早就專注到忘記繼續使用閃光了。

「.....嘛...之後我怎麼找都找不到出去的路，過沒多久就被煙噙昏了...」拉起了面罩，不只臉上的傷疤，事實上善的肺也受到了些許的永久性損傷。山中的冷空氣讓他氣管感到不適，透過面罩過濾，善感覺到舒緩了些。

「等我再起來，已經是在醫院了...嘛，都是陳年往事了。」講訴時的語氣平淡異常，但善刻意的避開了身邊寶可夢的視線。

「沒有我的話就好了。」

善搖了搖頭，這折磨了他數十年來的念頭又再次閃到腦海中，耳朵突然冷不防的被尼子用力的扯了一下。

「唔哇！尼子...怎麼...」側頭一看，肩膀上的尼子泛著眼淚，生氣的打著善。

「啊啊...嗯...」善突然回想起幾個月前，家鄉的[某位奶奶](#)曾經對自己提過，魔尼尼很容易受到身邊的人的情緒影響。「.....抱歉。」

「マネ...」聽著善的道歉，尼子才終於停下攻擊。善摸了摸尼子的頭，意外著尼子比自己想像的還要敏感許多。

「沒事，嘛...也別同情我呀...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...」何況現在混的算不錯，或許下半輩子大概會就這樣繼續待在這了吧？

「...好啦...再五分鐘...可以嗎？」早就超過約定好的時間，但就這樣回去，對六尾來說還是有些殘忍，反正天色早就黑了，早點晚點並沒有太大的差別...

「噲哈？果然會回來呀？」

一陣窸窣，一名不詳又眼熟的身影，從黑暗的山路中緩緩出現。

「那麼忠心...真讓人感動呀？來找妳可憐又沒用的前主人嗎？」

「哎呀...不對，現在的主人更沒用了呀？」上鉤著的微笑，男子輕蔑的說著。「畢竟可是個孬種嘛，哈哈哈哈！」

「故事很精彩噲？見死不救兩次的大叔？」

善沉默著，手按住了六尾的眼睛，將她的頭壓到了自己的懷裡。透過善的胸膛，六尾可以明顯感受到善因緊張而加快的心跳——眼前的嘲諷著實刺耳，但在善的腦中，現在最重要的是趕快逃脫出去。

「啊啊...你們認錯人了吧？」善往後退了幾步，但背後不遠處傳來了威嚇的低吼聲，他餘光往後瞟，幾隻黑魯加以及戴魯比正堵在後頭。

反正有凱太郎跟西太郎在身邊，善並不是那麼的擔心，近幾次已經體會到了瞬間移動的威力，但——

「凱太郎、西太郎，帶著尼子跟六尾離開！」下令，他將身上的兩個女孩拋到了凱西們身上，大聲的命令著。「快！」

「マネ！？」還來不及反應，四隻寶可夢就這樣消失在山林中。

在下令的瞬間，後頭的黑魯加攻擊了過來，善本能的用左手阻擋，卻讓手臂被黑魯加緊緊的咬住。

「呃啊————！」慘叫著，混著火焰的撕咬讓善疼到差點昏厥，隨即腰間寶貝球中的騎士蝸牛，就這樣自行跑了出來，將黑魯加撞走。

「嘖...大叔？你在想什麼呀？」男子吹了聲無聲的哨子，幾隻戴魯比竄進了山林內，開始搜索逃離的四隻的蹤影。「跟著凱西一起逃跑不就好了？哼...沒差，主人還在的話，他們不可能跑遠吧？」

「呼.....唔...」忍著痛，硬撐著把騎士丸強置收回了球裡不讓他出來，蟲鋼的不利屬性下，善不覺得騎士丸有任何勝算。

他聽著男子的言語，確實一般人會這麼想，但凱太郎與西太郎一次只能帶著一名人類或者一隻寶可夢移動。而方才如果先掏出球將六尾跟尼子收回的話，勢必在逃跑前就會被攻擊。

「.....嘛...你說的是呢...」少了作為目標的六尾，狗群倒是沒有更近一步的繼續攻擊，僅是繼續擋著後路。

「喂，大叔，交出六尾的話，我或許還能饒你一命唷？」男子說著，直直的走向了善，距離一近，兩人的體格差異馬上明顯的展露出來。「你覺得他們真的會拋下你嗎？我培訓的戴魯比搜索能力可是一流的.....我可不覺得他們跑得了多遠呀...」

「哪...反正那隻六尾跟你無親無故吧？真的被抓到...我可不保證你親愛的魔尼尼跟凱西們，會有什麼下場呀？」他拎起了善的領子，輕鬆的把善給舉了起來。

「嗚.....！」疼痛加上被拎起的不適，善扭曲的面容上留下了許多的冷汗。

「.....六尾...她...」在痛苦的呻吟中，善勉強的擠出了這幾個字。

「喔？看來大叔你比較識時務呀？」男子笑著，面對生死關頭，無私的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——除了幾天前的那位六尾訓練家，讓他繞了好大一圈。

「.....六尾...的主人...在哪.....」幾乎要喘不過氣，善斷斷續續的說著，才剛講完，肚子馬上就被痛揍了一拳。「唔！！」

「搞我呀！？哈！還是說你想預先知道你的下場？」他狂妄的說著，露出得意的笑容。「反正六尾已經不在了，他就沒有任何價值了哪.....」

「看到我手下的狗了吧？」他將善稍微轉向戴魯比以及黑魯加那，黑暗中他們身上的白骨顯得陰森，紅的發亮的雙眼，直盯著善與男子的方向，令人不寒而慄。「那天正好還沒餵他們，那個廢物我就隨便我的狗處置了，然後我就直接走了哪...」

「呼呼...說不定連骨頭都不剩了吧？至少還能成為一餐，死前多少有用了呀，哈哈——唔咕！」男子笑到一半，善往他的肚子狠踹了一腳。

「畜生！」他將善用力的扔向地面，並對他補了幾腳。「想死？你還有利用價值，嘛...不如這樣好了。」

他吹了吹哨子，狗群們馬上立起了耳朵，專注的看著男子。

「在逼出六尾之前，我就讓你會會你的童年吧.....煉獄！」一聲令下，幾隻黑魯加口裡燃起熊熊的火焰，並對著善的四周噴射。傾刻，火焰就這樣包圍住倒下的善的四周，並開始蔓延著。

「怎樣？這樣還逼不出六尾嗎？小朋友...我知道你們就在附近，對吧？」男子對著四周的山林喊著。「交出六尾，你們的主人就不會死唷？還是說你們那麼希望主人去跟他的老爸相會呀？」

「...呼...沒用的...」善勉強站了起身，拋出了兩顆寶貝球，其一蹦出了隻大牙狸，叨著騎士蝸牛的球逃竄到樹林中。「.....凱西沒那麼笨...有危險絕對會避開...」

「.....而且...就算沒了我...他們也能過的很好...」畢竟，還有個地方能夠收留他們。「...那邊...是你這種雜碎...也絕對攻破不了的地方...」

諾丁漢育幼院...雖然裡頭的一些人或多或少幹了些小惡————

「.....六尾...還有那些孩子們.....是不可能交給你的...」

———化為毬，就算被大火吞滅殆盡，也會保護裡頭的種子，並待時機讓種子成長飛翔。

「嘖！這一個兩個，怎麼都是有病的傢伙？好，既然你想死，我就成全你！」男子哨子一吹，犬隻們一擁而上，或撞或咬的，無情的攻擊毫無反抗之力的善。「反正再等個幾天，我就不相信他們不會回來找你！」

善咳著血，火焰中，他彷彿看到了那他從小就追隨、崇拜、並懷念著的身影。

露出了微笑，善往前伸出顫抖的手，不顧攻擊的，一步、兩步的往前走著。

「唉伊——！」

突然，一聲戴魯比的哀號，讓他回過了神。

或許是攻擊的太專心了，其中一隻年幼的戴魯比不小心被樹枝戳傷了腳，滾在地上哀號著。

而他的側方，正有個被火波及的樹，被燒過而脆化的樹幹撐不起重量，往戴魯比的方向倒去。

蹦框！



幾乎是反射動作的，善甚至比黑魯加們還要更快的往前衝去，用身體護住了受傷的戴魯比。

「哈啊...哈...」樹幹狠狠的壓在他的身上，他喘著粗氣，身上的傷加上樹幹的重擊，已經讓善慢慢開始沒有知覺了。

而犬隻的攻擊，也因為善的舉動而停止了。

男子緩步的走了向前，他看了眼愣在地上的戴魯比，直接用腳把他踹走，並踩著善的頭。

「哼，最後還要逞英雄呀？嘛，偏偏救的還是最沒用的那隻呀？只會浪費飼料的傢伙。」他用鞋尖把善的下巴抬起，輕蔑的看著奄奄一息的善。「下場還不是那麼淒慘？這就讓火把你燒光吧，呼呼呼...可憐了你老爹當初把你從火場救了出來，結果最後還是死於火海呀？」

男子笑著，但隨即被一柱水槍給噴倒在地。

「操！怎麼！？」他回頭，幾隻大尾狸對著火場不停使用水槍，而方才逃出去的那隻大牙狸，遠遠的對著男子威嚇著。

一聲劈開的聲響，善身上的木頭也被騎士丸劈開，他惡狠狠的瞪著男子，並守在倒在地上的善的旁邊。

「切，沒想到那麼快就回來了呀？反正你們主人也都沒救了...大牙狸就算了，但騎士蝸牛應該還有些價值...」他吹了聲哨子，手指著騎士丸的方向。

但這次狗群們沒有任何動作。

「喂！攻擊呀！難道淋了水就怕了嗎！？」男子咆嘯著，他更用力的吹了哨子，但狗群依舊分毫不動。

「呼.....沒用的.....哨子大概進水了吧...」善的聲音從騎士丸的背後傳出，他拿起了方才騎士丸歸還給他的兩個寶貝球，將狸太跟騎士丸收回了球裡。「進水的狗笛應該吹不出要的音色吧...嘛...」

「怎、怎麼可能！？你不是！？」男子愣著看著眼前的善，雖然身上還有許多的傷，但以剛剛的狀態，絕對不可能如此一派輕鬆的起身說話。他再多看了一眼，善的懷裡抱著一隻陷入昏迷狀態的魔尼尼。

「.....沒想到被這群孩子給救了呀...」他將尼子收回球裡，善盯著眼前的男子，表情依舊的沒什麼變化。

「.....不好意思，不過就請你跟我走一趟吧。」說完，凱太郎和西太郎各自的趴到了兩人頭上，瞬間的消失在山林中。

= = = = =

「呼...這樣就好了。」善將戴魯比的傷口包紮好，戴魯比看著眼前的善——幾乎全身都纏滿著繃帶，遠比自己本身的傷還要嚴重的許多。但他還是用腳搭到了善的身上，不停的舔著善的臉頰。

「.....喂...放開呀...」輕輕的推開了戴魯比，他看向了旁邊的黑魯加們。失去了原主人的命令，他們就如同一般的寶可夢一樣，不犯人的待在旁邊。

「那個...抱歉，你們的主人因為我的關係...被關了呀...」回想起前天，善可沒想到兩隻凱西就直接的把他們傳送到了山腳下的警察局，還驚動到了正在吃晚餐的可羅。

「.....今後如何打算...你們自己決定吧...他居然沒把你們登記在他的名下...嘛...」這代表著這群隨時能夠恢復自由吧？但也代表著，只要他們想，也能回到前主人身邊。

善站了起來，他想趁再次被舌頭顏面攻擊前趕快離開。

「.....對了...那個。」善回頭，一隻黑魯加抬頭看著他。「.....你們...不會吃人吧？」

黑魯加歪著頭看著善，發出了不解的悶哼聲。

「.....嘛...也是...嗯...」假使有，當初再回來探勘的時候也會發現大片血跡跟碎布，看來那番言論也只是男子的虛張聲勢...吧？

「唉...」他抓了抓頭，人到底跑到哪了，善實在沒有頭緒。之後再問問山腳下的居民吧，現在首要的是趕快回去青熔市，把剩下的特修通通拿來請病假。

「マネ...」肩上的尼子睡醒了，善摸了摸她的頭，使用了治癒之願後，這幾天的她幾乎都一直處於睡醒之間。

「再多睡一下吧？要回家了。」他將尼子改抱在懷中，往山腳下走去。

「.....」沉默著，他再回頭看了一下被火燒過的森林，想著火焰裡見到的身影。

「.....好像...稍微能懂你的心情了呀...」

END